升菴全集

へ第16
170
9

和漢へ門
170
9

太史升菴全集四十四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録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周禮注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合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

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宗正膳夫內外饔飧之屬）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附之漠然者乎噫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裏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

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
官法度可行卯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
可行之日矣慎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
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
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
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
何其迂哉

圜卯方澤

宋陳襄郊義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
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
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
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
取其容以象地也

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
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
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

十三年斐豹隷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戸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隷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月令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

歷為七十二侯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氷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侯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芥槿榮蟄蟲坏戸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

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於此

昫音虛日出温也　鐲音濁

司馬法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昫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柝聲不過閭鐲聲不過關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於諀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鈀車令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為不當而鄭玄必

欲易之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
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
慎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
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
司農杜撰而鄭玄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
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
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
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
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
是可歎也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
冬為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
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
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即行也蓋
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
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為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
角祭井即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質劑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月表

禮記云為朝夕必放于日月為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邱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卧恒在寢人

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為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為夢也而後通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為旦日入一下為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即辰明辰又借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量人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昏禮曲顧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

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
然則是瞰囊裝之盛槖盼媵御之治容矣

羣妃御見

鄭玄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
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
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
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
其迂且譎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
于王當其朔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
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
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
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
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況古者入君圖卯方澤朝
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為禮至緐動輒三日
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
陵之所不為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經往往
難信如此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葢古者一夫五畆之宅二畆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畆半在田野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賔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氊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攢秘其音轉作盧而字作廬云

澤草苦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苦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上着泥土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南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即周禮之澤草苦種未有據猶切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苦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苦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

滇南亦有葑田名曰海鏄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為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即寢之房也○按即今之捲蓬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婁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氛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瓦分亦是此意但大戴禮之文奇之又奇必老於文

墨之處士也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矣是也臾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

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偽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之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積竹

周禮注殳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柲櫝也毛詩竹柲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

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即今之攢竹法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蚕室之類耳鄭玄稽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

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即間色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騏騄千里變鶩鶩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禮祭統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內經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貍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貍首為節注貍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太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

燕則譽質衆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
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
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
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為爾不朝於
王所故允而射汝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
觀之貍首之詩元未亡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
而衮冕之為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
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於多而大
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旋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
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
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愼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
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
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
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僥焉如不終日

僥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僥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慎按僥焉如不終日即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僥焉日有孳孳可也僥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水澤腹堅（月令十二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于水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

地

文王之為世子止文王之為世子也○教世子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衛孔悝之鼎銘曰止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于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為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為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為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揔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為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為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昧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荔挺出 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 此說非也 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蔡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為名者亦誤之甚矣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三年問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鍾馗即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為名其後訛為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為開元進士明

皇夢見命工画之充為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直有其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由也慎按硯以鍾馗名即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視形如大圭

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思精考乎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為魚鼈故不獻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四候鴻鴈之鳥木落南翔氷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于寶宋人述之以為的論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蠅去夭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佽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蛇事皆見於史未世但謬為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君之事反取疑于拘拘者矣

蜃

雉入大水為蜃蜃即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于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虧又曰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蔌（音書縮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古樂今樂

淮南子曰雅頌之聲皆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管絃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別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

樂哉趙王遷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眥髮植穿冠因以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阮嗣宗樂論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為琴若此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是以悲為樂者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亥躭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兎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按此所論甚正周子論今樂導欲增悲實本此言

陽樂陰樂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黄鍾陰樂蕤賓也

五音

樂緯動聲儀曰宮為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為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即為和不相生應則為亂也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叱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巇巇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

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出衛公兵法

角制

今制吹角以為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
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莊氏通典文獻
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為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
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角為司馬恬所彈又引陸
機為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
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並不
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
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
未可據耳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
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
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師開事見晏子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為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
沈重又衍六十律為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

目可謂續鳧之脛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玄女兵法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雷聲鞞鼓鼙以象雷霆鉦鐃今之銅鑼也

鼓刀中音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

鞄音兒 補也

騞切兒 入声

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清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麾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絲不如竹

馬融長笛賦云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

麾音砌 鉦也

辛為塤重之和鍾叔之離磬或鑠金鼗石華晥切錯凡梃彫琢刻鏤鑽笮然後成器惟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晉人絲不如竹之說本此禮記曰登歌在上貴人聲也竹不如肉之聲本此然古人文字數十言不盡而晉人以八字盡之宜為知言稱賞也

回颿撾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撾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撾使視之云船入峽口應知鼓又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颿移鼓摻策杖送笻音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鐘鼓鈴筴

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筴筴與笛同按穆天子傳注筴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夔鐘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鐘形如斛斗匾而長一面凸

為十八乳一陰一陽揔為九乳古詩春鐘九乳鳴
疑此鐘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
識惟夔字可辯水經注云夔鄉觀此可信云

水盞

戰國策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奏盆缾李斯上
書擊甕叩缾蓋不獨汲水且以為樂矣唐人之擊
甌今之水盞本此

方響

司空圖詩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方響今世多
不識李允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瓏月雜
佩璫樂書云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
鐵為之脩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
業倚于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後周
正樂載西凉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鐘大呂
二均聲

空侯

空侯樂書云師延為空國之侯所製其字正當作
空侯今作箜篌加竹贅矣其器絲木二物與竹了

無相于也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琴瑟箏琵琶阮咸之屬皆絲木相去僅未寸許惟空侯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侯之名或因此侯如漢大風歌三侯之侯亦一說也沈約宋書控揆宮引第一商引第二以空侯為控揆足知其說矣

擊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瓮叩缶真秦之聲蠅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於擊缶焉

變聲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閏徵閏即變也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

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于玄枵

蘆笙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召見詢問地里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一亂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二亂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皤三亂今我聞蘆笙乃在關南橋短歌和長謠從夕至清朝四亂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五亂

清溪五曲

琴歷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也蔡氏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

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愁坐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廣陵散

散乃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應璩與劉劭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散平聲在寒字韵元稹詩酒戸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興闌散是也彈音但見孟郊詩注

鳳臺鋪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韵英今遂寧鳳臺鋪其遺跡也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于元時小山詞云三絃玉指雙鈎草

字題贈玉娥兒

繫爪義甲

妓女以鹿角琢為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箏詩停絃時繫爪息吹治唇朱又曰義甲唐劉言史詩送却玻璃義甲聲

女樂本於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任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雅麗歌舞輕狎其觧佩裙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雨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為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

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絶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為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奬異帝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無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毁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經圍為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

有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
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辯析雖可
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
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
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房之萬一哉愚
謂宋人多言而妬前倔强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
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訂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
已

太史升菴全集四十四卷終

太史升菴全集四十五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上下左右前後

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
師皆朦朧其說不知為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
此五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

不忠事之此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何莫為于前後將何述莫為于後雖羨弗彰論幹蠱曰克盖前愆論傳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至于左右則内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倫盡于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柰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婦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即中庸之自責自脩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云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思相傳之轍如一也

鳶飛魚躍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香山益菴陳夢祥辯之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

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以實為虛幻以有為無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嗚呼陳公此言鑿鑿乎聖賢之真傳不待曲說旁喻而切於日用是真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諱言之惟整菴羅公與之相合而未相聞也陳公仕為雲南副使有才幹尚氣節裁抑鎮守太監錢能為其中傷去官滇人至今思之其出處之正學問之純如此而人罕知憑虛者易高而撫實者反下翼飛者騰譽而特立者蔑聞是可慨也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録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鱍鱍又云圓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爾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録載人問鳶飛魚躍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

紀録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
焞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
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
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
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不同邪余嘗評之曰說
文之觧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觧經下以修辭豈不
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
也外此則侏儒之夷言商賈之市語漢唐以下觧
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觧經為然也鳩摩羅什以

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
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録儒者亦學僧家
作語録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
之語不可通於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於後世如
喫緊活潑便辟近裡今不知為何語欲求易曉反
為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
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
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

鬼神為德

中庸鬼神之為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
贊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齋明承祭洋洋
如在言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
也明是祭祀鬼神也宋儒著鬼神二字支離太甚
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為神歸為鬼其
實一物而已是以伸為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
是合幽明陰陽為言也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
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
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

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
以敝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
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神者聖人所不語蓋
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遊魂鬼神情
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之書非養蒙之
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行者也故朱
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以解易之
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嘗言解書如
治病須對證下藥藥如對證牛溲馬渤亦能奏功

欒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何邵公述古薦禮文

春祠薦尚韭卵夏禴薦尚麥魚秋嘗薦尚黍肫冬蒸薦尚稻鴈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求之于明祭于祊求之于遠皆孝子慱求之義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大也方木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埽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弒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為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為

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餙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楢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

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為四時分之則為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其書今不能記其為何書何人也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為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

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
荅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
無所吠其聲矣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若如其說則
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
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
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
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

聞者以為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
不意至於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
此盛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
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
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
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
田恒乃弒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德之
後而乃篡弒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不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
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
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為圓
故史記云破觚而為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
之以為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為四象
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
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
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
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

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
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麵
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
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
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
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
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
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
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

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夫子與點

四子侍坐而夫子啟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為國之事答問之正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蹈於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為國也曾皙是時手方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沈于為國乎又見赤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為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蓋遂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為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漠之濵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

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嘆葢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至于三子出而曾點後葢亦自知荅問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于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葢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為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斑乎此言或出於謝上蔡之所録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真程子之言吾亦闢之矣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

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為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為皙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其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為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為心齋之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于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

公山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仕為高者耶充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总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檢不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為之厲階哉

陳恒弑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為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

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弒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為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為之不待後人之絲絲也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為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

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益禹為
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
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
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
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
書之暨益稷尤為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于
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
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

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
舉莫大于葵邱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
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
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
橫淸張九成之說殊為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
之事乃其小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矣

無為而治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莊子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為然矣當合而觀之

匏瓜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騧隨音馱騧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用我吾為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為東周乎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

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正風首録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録變風于鄘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為東薪而道為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

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在中庸則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輟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

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于東方是乎荅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宰嚭家父容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萇弘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存神之妙撥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為西周也或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荅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

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況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為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況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為功反以張公室為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觀書者當求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梁惠王遺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注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扼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湫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

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於秦史記及司馬公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繫亦大且可合孟子之書宜書之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孟子小體大體之論

霸伯同

論語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為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為伯（去聲）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

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賢聖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慎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羨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辭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為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為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

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歸耳此說得之

志至氣次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氷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衆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為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為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為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配義與道

孟子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却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滚出

來一滚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文公語録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滚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觧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滚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賸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于積性書有云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不謂理氣交相為暢如此嗚呼是即合而有助之說之病也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馹也或問余驛與馹置與郵何分别乎余曰考之說文馹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馹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馹車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馹謁諸王又云

吾將使馹聘問諸晉以上馹字見於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馹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馹爲驛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馹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馹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爲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馹二字於文義爲小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蓋

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馹若是步遞字何以從馬乎

廛字義

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即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人浮鋪也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躔亦從廛蓋辰爲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可證

氓字訓

氓之爲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旦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攷之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皋陶之子皋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

重以異姓爲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
郕郜皆列爲顯諸侯召彔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
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
治之職如三公吕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
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門高第仕者不過家臣一
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
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
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
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諸大臣非以

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是親固不間
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路矣信矣
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
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未發
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於
言蓋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
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
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

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不得已之有蓋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囂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嬋嫣雖貪如狼狠如羊蠢如豕虺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蠢蔑皆據顯位謂之華腰膏粱南之弁韶北之侯景亦憤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儒註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公則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為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

塗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歷數在爾躬見於尚書著於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偽為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為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為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孟避禹之子尤為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瞽瞍殺人

問有所不必荅不荅是也荅之非也不荅可也兩

皃論日孔子不荅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
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荅可也
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荅之為愈
也予又思為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
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為天
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
人耶使瞽瞍而獸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
鴦之虎可媚也況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
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

拘于縡犴親伏歐刀乎即使臯陶果執之舜可逃
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於天下乎桃
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
不應也

尹和靖對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
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
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
君如寇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

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太史升菴全集四十六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録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為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

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為劉安語又肯取乎

老子解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椓杙龍吟虎嘯至音也尚頰舌之感者必下於蛙黽故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吳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蟾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嬖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關尹子

今世有關尹子其文出於後人偽撰不類春秋時

文也按列子仲尼篇引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惟默而性成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又說符篇

引關尹子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聖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

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按此二條皆精義格言今之偽撰者曾無一語類是可證矣關尹子書雖亡觀此二條亦嘗鼎一臠矣乎

關尹子妙語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成物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今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贋本無疑也按賈誼

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民免於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

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夭閼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傳之以冠于書亦愈于傳贋售偽也

莊子解

莊子為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儀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觧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為磬文數目顏脰有即顏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

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觧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字奇處絶妙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欝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羅勉道莊子循本序）

内則卵醬讀作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鮞皆以鯤為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南史吉翀傳鯤鮞螻蟻尚貪其生）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禀受亦然衆竅為風所鳴萬形為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林疑獨註莊子天籟一節）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帥而求之於未成之先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

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林疑獨）

逍遥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脩身也（碧虛

陳景元

儵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

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世為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太槩矣（髑髏註）

解其天殘隳其天衮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殘如書之在衮呂惠卿曰解殘則弛張莫拘墮衮則卷舒無礙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卿曰囿而圃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知北遊）

萇弘被放歸蜀剖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遂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為之嚗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

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為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絶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録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録于此如逍遥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法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失傳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適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恵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

黃以色薰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柰何者命裏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太白用為詩語而人不知其本于子玄也

康節論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柰何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遥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所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莊子語暗合中庸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神動而天隨無為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慎乎其所不覩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淮南述莊子語

莊子云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其言錯綜成文妙矣淮南述之曰凍者假兼衣於春暍者望冷風乎秋又較明白古人辭必已出而不相襲如此

莊子論經不言禮樂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為朱子之所深取且曰莊子是大秀才荀子不及信矣或謂其遺禮樂而不言以議其失非也莊子之言多舉略以例詳如九淵之名止列其三是也六經而舉其四則禮以道中樂以道和推之可知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示人以知要也詩言思無邪則易之時書之中咸可例推莊生之言亦孔門家法也

老萊子語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晏子語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此晏子語也

今例知為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管子韻語

管子之文多用韻語如云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晝日恒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作堂（作室者詩所謂上入執宮功也）又言堤坊之利曰民得其饒是謂流膏又言五粟義土之狀云淖而不衄剛而不彀不濘車輪不汚手足其造語之妙秦漢以後人豈能及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來叶音歷）又曰見祥而為不可則祥反為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為福（福叶音逼）皆極文字之妙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

豐音捧

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陸子

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繁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五伯覆駕六國摧輒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蓐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覃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隴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奠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文中子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拚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者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餔資餼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內則

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淮南子載格言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此五語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舉以教子也然五語之中澹泊寧靜二語足以該下三語矣孔明博學而精擇如此又心欲小而膽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孔明思邈同引淮南子語而優劣不同也

淮南太玄法言新書

正部云淮南浮偽而多詼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

鑠音早

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
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
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汲冢璅語

汲冢文誣

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未喜交其誣若此
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
黜僇者為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漢人好作隱語

後漢人好作隱語於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云
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隱絕妙好辭四字魏伯陽參
同契後序云鄶會鄶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
邱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
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沾魏字作
魏故云依託邱山宜乎後世白丁道士不知而以
丹法解之可發一笑又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云漁父屈節水濟匿方離魚字與岩進止出行施張
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釣磯盍口渭滂離口字九域有聖無

土不王（成字口合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内有截隼逝鷹揚（離一字子一合成孔）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焉字）光（玟去王乃文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典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合成）舉蔡中郎魏伯陽孔文舉皆後漢末同時人與袁康吳平亦同時隱語離合相似故詳著之以見越紐之出於袁吳二子也歷千餘年而始顯不謂余為千載知音乎

鮑昭迷語

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二八四八飛泉仰流井字也頭如刀尾如鈎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桑字也頗為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去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矣

隱書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歡謔幽與之辭書云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遽揚求救於楚師喻晉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珮

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檀弓之蠶績貍首淳于髡之蟹螺甌婁襍見於禮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諸書言無微而可畧此之謂也至于東方朔郭舍人之問對直俳優之雄爾

梅福語

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王笥山

文人作偽書

劉歆七畧叙稗官小說以周書為首即晉代所伐冢汲冢周書也今所傳者十之一爾其中言舜囚堯禹距舜伊尹通未喜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頭皆害義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誣聖多矣其後有十洲記漢武帝內傳神異經洞冥記晉有王子年拾遺記梁有四公子傳一曰蜀闖上音携下音琛入聲二曰鬷杰上音萬入聲下音曷三曰戮黼上音順下音滿四曰仉脣上音掌下音親皆以奇字湊合傳凡數千言皆無足觀而託名沈約可笑也唐人天寶遺事五

代王仁裕撰尤淺陋疑亦託名王仁裕予觀仁裕所撰王堂閒話不如是虛妄也宋有碧雲驪則誣善醜正甚矣又有雲仙散録清異録偽撰杜詩注嫁名東坡一切可以焚棄

孔明戒子書

大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實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于亂

孔明為後主寫申韓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勑後主曰申韓之書蓋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邵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荅之孝裕曰如君所道

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宋人譏荀卿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苞邱子同事荀卿苞邱子脩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

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録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觧之曰善善

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悪得為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悪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横又譏其直向前厮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

則名之為盜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亹亹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涿至此歟

魏鶴山語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子由論書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為此言

黃潤玉

四明黃潤玉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呆字從罔不不花蒂窻櫺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遊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言皆有理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苻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偽藥欺人僞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

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筭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偽蘇注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噫

魯仲連顏蠋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

易略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藝圃俊語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書殆將廢矣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瘞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

雲被僧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無樂極樂

文子能至于無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佛書言於不樂中求極樂於極樂中求不樂於此言互相發亦至理也

膠膠擾擾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為物有粘

着之意解則有頹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棊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俩如旦飢而毛詩怒如朝飢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之比也

天鬬天摠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鬬

也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揔聚也天心揔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鬬天揔文字尤奇

天聰天明

韓非子云寄於天聰以聽乘于天明以視此古之格言而非引之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劉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堯夫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

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瞚瞚與瞬同史云顧指氣使亦是以顧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易文觀我朶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朶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躡

羨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羨男破老羨女破舌蓋禎重昵比則犂老播棄艷妻煽虞則忠臣結舌

蟪蛄蜩螗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

也

宿於田更

列子云禾生伯子人名姓出行經堈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明道若昧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

一易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鹵莽臧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臧裂鹵剔鹵之地也耕剔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祚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臧也裂者并

其土而拍之

爾宇嵬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爾宇嵬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爾宇嵬瑣者也

逍遥遊

黃幾復解莊子消摇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氷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摇者如舟行而水摇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野馬

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為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為流水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

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禱雨其孔子不聽出畏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為工者若莊子駁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堅瑕

管子曰攻堅則軔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

盜等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等韓非解云等也者五聲之長也等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等今本誤作盜夸與等字相近而誤也

陽鱎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

來諭士之不格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鱎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鱎化而為魴喬從魚為鱎字義乃全

押闔

鬼谷子書有押闔篇押音擺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餂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餂之也

迓鼓

宋儒語録今之古文如舞迓鼓人多不解為何語

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迓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為迓曲名村里迓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録云如舞迓鼓者謂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枹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瀆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酗醟不知限劑

至使有傷於流血蹉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戚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為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爭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鉗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枹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雉噫

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噫猶歌嘆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三全 亢倉子格言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六峹

管子處羲氏作六峩以迎陰陽周人循六峩以明陰陽見輕重篇峩音計音義亦同蓋計筭之義故引之以為輕重之證也范子有計然其人姓辛名文子因其善計筭而精研故號曰計然又作研又作計倪漢碑亦作峩研

華實

後漢書引老子君子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虞喜志林曰諸葛恪不納呂岱十思之言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又魏書云曹子桓（丕之字）乘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庶子劉楨家丞邢顒也選詩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丞又陳書云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杜伯射王下鄗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寃魂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奇瑋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為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

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柰何皇甫曰殺祝以無謝焉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

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蠢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